

狄更斯[英国]原著 邓湘子 改写

匹克威克外传

PI KE WEI KE WAI ZHUAN

- 携带方便
- 阅读轻松
- 忠实原著
- 浓缩精华
- 情景插图
- 难字注音
- 名家导读



名著轻松读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匹克威克外传

PICKWICK PAPERS

狄更斯[英国]原著 邓湘子 改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NBA F 16 / 102



匹克威克外传

狄更斯[英国]原著 邓湘子 改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字数: 8 万 开本: 880×1230 1/64 印张: 4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汤素兰
封面设计: 周 玄

插图: 樊 源
印数: 1—6000

ISBN7—5358—2207—X/G·1049 本册定价: 7.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全套 10 册定价: 70.00 元

承印厂地址: 衡阳市园艺村 9 号

邮编: 421008



可爱比可笑更多一些

青年评论家 龚旭东

《匹克威克外传》是英国十九世纪的伟大作家狄更斯的成名之作。这部小说没有一个统一集中的故事情节，它通过研究社会风俗和人性的学者匹克威克先生与他的三位朋友、一个仆人漫游英国各地的所见所闻所历作为小说的主线，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串连起来，从而广泛展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现实生活面貌。

小说的主人公匹克威克和他的朋友们都是天真善良、乐观开朗但不通世故、





脱离实际的人,因此他们一路游历也就一路闹了不少笑话,出了许多洋相,也吃了很多苦头。由于他事事处处都能以德报怨,以善心诚意待人,虽然常常上当受骗,最终总是能转危为安。这个人物很有点像堂吉诃德(匹克威克先生的仆人山姆·维勒,与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丘也十分相像),他一味用理想化的道德标准和处世原则去对待现实生活中遇到的人和事,对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败坏和利己主义现象缺乏清醒的认识,因此总是上当受骗。但是他身上没有或者很少有堂吉诃德身上的那种悲剧色彩。由于他彻头彻尾的善良、仁慈和豁达,他身上可爱的成分比可笑的分更多,因此读者始而笑他,最终则会爱他。作者对他脱离现实的言行也始终只是抱以善意的嘲讽,更多地是通过他表达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乐观精神,他相信正直善良总是会战胜阴险邪恶的。



小说中对当时英国社会的阴暗面也进行了揭露与抨击，例如法官的贪污腐化，议员选举中的弄虚作假，律师“吃”了被告“吃”原告等等。法律的虚伪、官吏的压迫、监狱的黑暗、老百姓生活的悲惨等等都得到了真切的描写，体现了狄更斯强烈的爱憎感情。

《匹克威克外传》在文学上的一大特色是幽默和讽刺手法的运用，他善于用漫画式的描写，通过滑稽可笑的动作、语言，将人物古怪的思想、奇异的行为夸张地表现出来，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他又善于运用误会、矛盾和不协调等方法，构成荒唐幽默的情节。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善意的调侃与辛辣的讽刺总是融为一体，因为他总是一方面无情揭露社会的阴暗和病态，另一方面则希望以道德（善良和同情心）作为药方来解决社会的矛盾，实现改良社会的理想。





《匹克威克外传》借主人公外出游历的所见所闻来展开小说情节的写作方法，明显继承了欧洲文学中的流浪汉小说传统，在西方文学中，这样的作品很多，像《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好兵帅克》、《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等，它们都是通过主人公漂泊游历的人生遭遇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揭示人物的心理世界。流浪汉小说是西方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传统，对后世的文学影响深远，像中国现代文学中艾芜的《南行记》、钱钟书的《围城》等都有受到这种文学传统影响的痕迹。



目 录

匹克威克派的重要人物开始了考察的行程.....	(1)
观看野外的军事演习.....	(29)
在马诺庄园作客.....	(42)
不辞辛劳地追踪.....	(66)
伊顿斯威尔市的选举盛况.....	(81)
智者也会不幸陷入厄运.....	(101)
尴尬境地里化险为夷.....	(124)
逃不掉的官司.....	(143)
文克尔先生的奇特际遇.....	(165)
监狱生活的体验.....	(187)
意想不到的转机.....	(205)
热闹过后归于平静.....	(224)





匹克威克派的重要人物开始了 考察的行程

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位可敬的绅士和学者。

在一批追随者的倡议下，他创办了“匹克威克社”，决定亲自带领几员“匹社”骨干踏上考察的行程，把他们对于人们和风俗的观察，以及关于他们的全部奇遇等等内容，都予以确切的记录，做成全面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在旅途中扩大观察范围，并推广总主席塞缪尔·匹克威克老爷的学说。





太阳,照亮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的早晨,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从睡眠中醒了过来,推开卧室的窗户,俯瞰(kàn)外面的世界。他的脚下正是高斯维尔街。匹克威克先生想:“那些哲学家眼界狭小,他们满足于考察放在他们眼前的东西,却不看藏在视线之外的真理。”

一个钟头后,匹克威克先生手里提着皮箱,大衣口袋里放着望远镜,背心口袋里放着准备记下任何值得一记的发现的笔记簿,走到了圣马丁广场的停车场。

“到金十字!”匹克威克先生对一个马车夫说。

“只是一先令的生意。”马车开动的时候,车夫不高兴地嘟噜。

“这马有几岁口了?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问,用预备付车钱的一先令银币在鼻子上擦着。

“42岁。”车夫回答,斜着眼看看他。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伸手摸出笔记簿。车夫把话重新说了一遍，他把那句话记在簿子上。

“你这马每次要在外面拉多少时候才回去休息？”匹克威克先生问，探求更多的材料。

“两三个星期。”那人回答。

“两三个星期！”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说——笔记簿又拿出来了。

“它回家的话，就是住在喷吞维尔，”车夫冷冷地说，“但是我们很少把它牵回家，因为它很衰弱。”

“因为它衰弱。”大惑不解的匹克威克先生重复他的话说。

“把它从车杠里卸出来的时候，它总是要跌倒在地上，”车夫继续说，“但是套在车子上的时候，我们把它扣得牢牢的，拉得紧紧的，它就不大跌得下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把这话的每一个字都





记进了笔记簿，打算把它报告给社里，作为一个卓绝的实例，证明马在困难的境遇之下生命力的顽强。

记录刚刚完成，他们已经到了金十字。匹克威克先生钻了出来，几位“匹社”重要成员——特普曼先生、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拥上来欢迎他。

“车钱拿去吧。”匹克威克先生说，把那枚先令递给车夫。

车夫竟把钱丢在人行道上，并且说要和匹克威克先生较量较量。“你发疯了。”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要么是喝醉了。”文克尔先生说。

“或许两者兼而有之。”特普曼先生说。

“来吧，”马车夫说，挥拳顿脚的，“来吧，你们四个一道来。”

“有好看的了！”十多个车夫兴高采烈地围拢来。



“什么事呀？”一位穿了黑色印花布袖套的绅士问车夫。

“什么事！”车夫回答说。“他是个告密者，一边和我谈话，一边记下来。”

“我没有记呀。”匹克威克先生愤愤地说。

“谁信得过呢。”马车夫继续说，对看热闹的群众申诉着，“谁信得过呢？他明明是个告密的，坐上人家的车子，不但记了号头，还把我说的话都记下来。我和他理论，他就叫来这三个家伙来做假见证。”

气愤的车夫说话间，拳头挥舞，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同伴只是几秒钟的工夫就倒在地上。

“警官在哪里？”史拿格拉斯先生大叫。

“把他们放在水龙头下面冲冲。”一个卖热馅饼的人提议说。

“你们要受到处罚的。”匹克威克先生





气喘吁吁地说。

“都是些告密的。”群众喊。

“来吧。”那车夫叫，他一直在不住地摩拳擦掌。

“什么事呀？”一个高高瘦瘦的穿一件绿色上衣的青年人说，他从停车场那里突然走了出来。

“一些告密的！”群众喊。

“我们不是！”匹克威克先生吼叫说。

“到底是不是——到底？”青年人对匹克威克先生说。

那位学者匆匆用几句话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那末跟我来。”穿绿色上衣的人说，在前面领路，走到旅客候车室。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信徒们紧跟在他后面。

“喂，堂倌！”陌生人一面狠狠地打铃，一面叫唤，“每人一杯麝(chàn)水白兰地，要烫，要浓，要甜，要满。”他连喘一口气的



停顿也不要，就一口吞了整整半品脱热气腾腾的驢水白兰地。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位同伴赶忙向这位新相识表示谢意。

洛彻斯特驿车的车夫进来说：“‘海军司令号’马上就要开了。”

“‘海军司令号’！”陌生人连忙起身，“是我的车，已经订了座。”

碰巧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位同伴决定的第一个歇脚地点也是洛彻斯特。他们对这位新相识说明了他们也是要到相同的城市去之后，大家就同意了去坐马车后座，这样可以坐到一起。

“上呀。”陌生人说着，帮助匹克威克先生登上车顶。

“先生，你是哲学家吗？”陌生人问。

“人性的观察者，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啊！我也是。人们在没有什么可做而且更没有什么可得的时候，大多数都是





这样儿的。诗人吧，先生？”

“我的朋友史拿格拉斯先生，有强烈的诗人气。”匹克威克先生说。

“我也有呐，”陌生人说，“我写过一万行的史诗，是写七月革命的，当场写出来的——野战炮砰砰，七弦琴铮铮。”

“你亲身参与过那种壮烈的场面吗？先生？”史拿格拉斯说。

“亲身！当然是！拿着枪开火——游猎家吧，先生？”他突兀地掉转话头对文克尔先生说。

“不敢当，先生。”那位绅士回答。

“啊，应该有一只狗，我从前有一只了不得的狗，我带它去打猎，它在一个告示牌前不往前走，仿佛认得牌上的字。”

“真是独一无二的事情！”匹克威克先生说，“允许我记下来吗？”“当然，先生！比这畜生有趣的事还有百十来件……”这位口若悬河的陌生人说起自己的风流韵事



来了。

“允许我把这小小的罗曼司记下来吗，先生？”大为感动的史拿格拉斯先生说。

“当然，先生，当然——只要你高兴听，还有五十个哪——我的生活很奇怪——相当奇妙的历史。”

这位陌生人用这种口气这么一直谈着。马车开到洛彻斯特桥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两位的笔记簿都记满了他的奇遇的精萃了。

“堂皇的废墟哟！”他们远远看见洛彻斯特的古堡，史拿格拉斯先生用他所特有的全部的诗意的热情说。

“对于一个博古家，这是多好的研究材料呵！”匹克威克先生把望远镜罩在眼睛上说。

“啊！好地方儿。”陌生人说。

马车开进大街，停在牡牛饭店门口。

